

## 以文字探勘分析(Text Mining Analysis) 四庫全書的靜夜思

謝鶯興\*、景祥祐\*\*、陳惠美\*\*\*

### 壹、前言

前人閱讀紙本書籍，若欲瞭解某篇文章篇目與內容，除了仰賴「索引」之書外，往往得要逐一翻檢與閱讀，始能取得自己所需的資料。現今拜科技之賜，許多書籍皆可以使用全文資料庫進行檢索，而取得其內容，可謂相當地便利。

不過，利用資料庫檢索即使有其便利性，檢索得到的資料往往也需進行判別、分析，方能確認是否為自己所需的材料以及該資料的正確性。前曾就協助辦理「澎湖西嶼燈塔展」之際，利用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」進行檢索，冀望瞭解「燈塔」一詞在傳統古籍中出現的狀況，以及它的實際指涉的意義。並進行以「塔燈」、「塔廟」、「塔院」為檢索點，並分析各自在文章中所表示的意涵。

現今再以眾人耳熟能詳的唐人李白名作〈靜夜思〉為例，使用「靜夜思」為檢索詞，於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」進行檢索，取得「44卷，51個匹配」。光看前十卷所羅列出來的書名，即有《明史》、《欽定續通志》、《五燈會元》、《李太白文集》、《誠意伯文集》、《斗南老人集》、《菟萸集》、《梧岡集》等，唐朝人的詩作，出現在史書、釋書、他人的作品集之中，究竟是何原因呢？是否被引用或抄錄進去呢？此時就需要點選內容，進一步去瞭解。



\*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發展組組員

\*\*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特別顧問

\*\*\*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副教授

## 貳、檢索結果的分析歸類

僅以「靜夜思」為檢索詞，即可取得「44 卷，51 個匹配」。仔細閱讀、分析這些資料，實際是有下列四種的類型：

### 一、檢索詞在斷句上的誤判，共 11 條

如：第 1 條《明史》列傳第一百五十八，秦良玉傳的「以六尺軀鬚眉男子，忌一巾幗婦人，『靜夜思之』，亦當愧死。」是指在秦良玉上奏說：她在晚上思考總兵李維新的作為，認為他應當是要慚愧至死。

第 3 條《考功集》五言古詩，「『沉吟靜夜思』，緬邈佳人會。」是指在夜靜更深之際，緬懷人在遠方的佳人如何見面的情景。

第 4 條《曝書亭集》的古今詩，「歌詩存十卷，卷卷氣雄勁，『靜夜思中原』，往往血淚迸。」是指龍洲道人現存十卷的詩歌，都表現出他在半夜之間，仍思考如何恢復中原的大業，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滿紙的血淚。

第 5 條《天台集》，引沈佺期詩「清晨朝鳳京，靜夜思鴻寶」，就明人楊慎《升庵集》卷五十六的註：「鴻寶，道書也，淮南王有《鴻寶秘術》」，是指白天上朝廷報告長生不老之術，晚上仍在思考有關「鴻寶，道書也」記載的修煉術。

在 11 條的檢索成果中，與「鴻寶」有關的記載，共有 4 條，顯現內容的重複出現，其頻率之高。

### 二、只錄篇名者，共 4 條

只錄篇名的，如第 1 條《欽定續通志》的「樂畧」類。〈靜夜思〉一詩，後人大都將認為是「五言絕句」，但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五的詩體，題為「樂府」，宋人郭茂倩輯《樂府詩集》卷九十亦題「新樂府辭」，故據此可以名之為「樂曲的名稱」。

就內容而言，應該都屬於「篇名」，如《御製詩初集總目》、《御選唐詩·目錄下》都僅著錄篇名「靜夜思」，《唐音癸籤》則提到「靜夜思」等作，是「妙絕古今」，未見內容。

### 三、篇名相同，內容不同，共 12 條

同樣以「靜夜思」為篇名，但內容卻完全不同，共有 12 條。後人大都認為〈靜夜思〉是為「五言絕句」，參照明人魏學洵《茅簷集》卷三詩作，標示「擬古仍古韻」，亦即明人據此詩而進行仿作或擬作，使其篇名相同，而內容完全不同。

如第 2 條明人胡奎《斗南老人集》卷二的詩體，題「古樂府」。參照

《李太白文集》卷五的詩體，題「樂府」，宋人郭茂倩輯《樂府詩集》卷九十，題「新樂府辭」；《李太白集注》卷六「樂府」於篇末註：「靜夜思，吳震亨曰：思歸之辭也，太白自製名。」可知原詩，實應屬「樂府」，李白依「古樂府」形式自撰。因而明人魏學洵《茅簷集》卷三詩作，標示「擬古仍古韻」，亦即屬仿作或擬作，使內容完全不同。

薛順雄〈談一首訛字最多的李白名詩--〈靜夜思〉〉的第一個註釋說：「此詩一般人皆通稱為『五絕』。把此詩的體製，稱之為『五絕』者，最早應溯自於南宋洪邁編《萬首唐人絕句》一書，在此書裡，洪氏把它列在『五言絕句』卷一，可知他是正式視它為『五絕』無疑。……事實上，這首在李白的『本集』裡，一向都被列在『樂府』類的，因為它是仿南朝民間流傳的歌謠，像〈子夜歌〉這一類的民歌句式所寫成的作品，完全跟後人所謂正統的『五言絕句』的音律是絕不相合的，所以徑稱之為『五絕』，從詩體與詩律上講，實有所不妥。」<sup>1</sup>

#### 四、篇名相同，內容文字略異，共 15 條

今人耳熟能詳的李白〈靜夜思〉，內容是：「牀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。經由以「靜夜思」為檢索詞取得的 15 條，實際發現另有：「牀前『看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『山』月，低頭思故鄉」的內容，從文字上的異同來看，可分為三大類。<sup>2</sup>

##### (一)與大眾熟悉的相同者

符合大家熟知的內容，僅見第 12 條《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》卷三，月類，古樂府所列：〈靜夜思〉唐李白，內容：「牀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

<sup>1</sup> 原載《台灣日報》副刊，1968年6月19日，後收入周勛初編《李白研究》，頁451至458，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8月。

<sup>2</sup> 按，經由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」檢索結果進行歸類，所發現「篇名相同，內容文字略異」者，據吳瓊〈李白《靜夜思》文本演變再析〉（《文史知識》2010年12期，2010年12月1日）說：「日本學者森瀨壽三對這一問題也曾有過細緻的考察，他根據親見的幾十種載有〈靜夜思〉的刻本文獻，將該詩先後出現的不同版本概括為了（按，此字應為衍字）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種（〈關於李白〈靜夜思〉〉，《唐代文學研究》第三輯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，251—253頁）：甲種：牀前『看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『山』月，低頭思故鄉。乙種：牀前『看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『明』月，低頭思故鄉。丙種：牀前『明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『明』月，低頭思故鄉。丁種：牀前『明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『山』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據此我們可以知道，如果能善用現科技的資料庫，再將檢索到的結果進行分析、比對，再配合板本學的經驗，從不同板本的先後，條理其變化的途徑，可以省却「親見的幾十種」板本的苦力，而有更多的時間、精力進行文本的研究了。

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

## (二)文字略見差異的

一詩之中與大家熟知的文字差異的，從檢索到的資料來看，共有兩處：一是「床前『看』月光」與「床前『明』月光」，一是「舉頭望『山』月」與「舉頭望『明』月」。

此類的差異，又可歸納出兩種：一是詩中之兩處皆有不同；一是詩中僅見某句文字的不同兩類。

### 1.兩句皆見差異

此種有兩句皆有差異的，共有 9 條，分別是：「『看』月光」與「『明』月光」的「看」與「明」；「望『山』月」與「望『明』月」的「山」與「明」。

有 4 條見於《李太白文集》（《李太白文集》；宋人楊齊賢集注，元人蕭士贇補注《李太白集分類補註》；清人王琦《李太白集注》）；有 4 條是見於收錄唐人作品的：第 5 條宋人洪邁編《萬首唐人絕句》，第 10 條明人陸時雍編《唐詩鏡》，及第 11 條《御定全唐詩》、第 15 條《御定全唐詩錄》；其它則為是宋人郭茂倩輯《樂府詩集》。

### 2.一字之差

一字之差者，指僅是「『明』月光」與「『看』月光」的差異，或「望『明』月」與「望『山』月」的差異。此類共有 5 條，又可再分為三類。

第一類是僅「『明』月光」與「『看』月光」之差異的，有 2 條。

如：第 7 條明人高棅編《唐詩品彙》卷三十九的五言「絕句二」收錄李白〈靜夜思〉：「牀前『看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劉須溪云，自是古意不須言笑。」

第 8 條明人李攀龍編《古今詩刪》卷二十的「唐五言絕句」收錄李白〈靜夜思〉：「牀前『看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

第二類是僅「望『山』月」與「望『明』月」之差異的，有 2 條。

如第 9 條明人曹學佺編《石倉歷代詩選》卷四十四下的「盛唐十三下」收錄〈靜夜思〉：「牀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『山』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

第 13 條《御選唐宋詩醇》卷四的「隴西李白詩四」收錄〈靜夜思〉：「牀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『山』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

第三類則僅錄一句「牀前『看』月光」的，有 1 條。

見第 14 條《御選唐詩》卷二十七的「五言絕句」，內容是：「李白〈靜夜思〉：牀前『看』月光。」但接著抄錄：「魏文帝詩，明月皎皎照我牀。」

「子夜歌，仰頭看明月，寄情千里光。」「梁元帝詩，流如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」「梁簡文帝望月詩，彭類九秋霜，舉頭望山月。」「後漢書鄧皇后紀，舉頭若欲自訴。」「梁簡文帝詩，綠草庭中望明月。」「庾信賦，山月沒，客衣單，低頭思故鄉。」「史記日者傳，賈誼伏軾低頭。」「北史，庾信雖位望通顯，常有鄉關之思。」「梁昭明太子樂府，故鄉日迢迢。」「梁元帝折楊柳，故人懷故鄉。」則應當是用來說明李白這首 20 字的詩句，幾乎前人都已用過，亦即脫胎於前人的詩句，或化用前人之意。

### 參、進一步的檢索分析

以「靜夜思」為檢索詞的結果與分析，得到上述四種類型。現再就「四、篇名相同，內容文字略異」中的文字差異，分別以「牀前『看』月光」，「舉頭望『山』月」，「牀前『明』月光」，「舉頭望『明』月」為檢索詞，一窺利用資料庫檢索到的成果為何。

#### 一、「牀前『看』月光」的檢索

以「牀前『看』月光」為檢索詞，可得「11 卷，11 個匹配」。除了上列「(二)兩字之差的」8 條及「第三類則僅錄一句」之外，另 2 條則是明人高棅編《唐詩品彙》及明人李攀龍編《古今詩刪》，但二者第三句則是「舉頭望明月」，非「舉頭望『山』月」。

#### 二、「牀前『明』月光」的檢索

以「牀前『明』月光」為檢索詞，可得「11 卷，11 個匹配」。其中 4 條裡的《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》卷三之第三句為：「舉頭望『明』月」；明人曹學佺編《石倉歷代詩選》卷四十四下、《御選唐宋詩醇》卷四、宋人洪邁元本清人王士禎選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卷一等，但第三句為：「舉頭望『山』月」。

其它有 3 條，如宋人葉庭珪《海錄碎事》卷一「牀前『明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李白詩」；清人吳景旭《歷代詩話》卷三十六「黃遐周以雪字為正，言山寒雲縞，望如雪積，即太白所云牀前明月光」；明人申佳允《申忠愍詩集》卷五「秋興集古其八：天際秋雲薄，牀前明月光，無由一化羽，迴立白蒼蒼」。前兩書尚提到李白詩，後一書則僅用到「牀前『明』月光」。

又另 4 條，如：明人趙琦美編《趙氏鐵網珊瑚》卷九，清人卞永譽《書畫彙考》卷二十九，《清人顧嗣立編元詩選三集》卷十五，清人沈季友編《樵李詩繫》卷三十九等 4 篇著錄的「牀前『明』月光，照妾見情懷」，來源相同，但非李白〈靜夜思〉。

### 三、「舉頭望『山』月」的檢索

再以「舉頭望『山』月」為檢索詞，可得「12 卷，12 個匹配」。除了上列「(二)兩字之差的」8 條之外，另有「第三類則僅錄一句」抄錄的「簡文帝望月詩彭類九秋霜『舉頭望山月』」，其它 3 條分別：1 條是宋人洪邁元本，清人王士禎選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。2 條是：《御選唐宋詩醇》及明人曹學佺編《石倉歷代詩選》，但這兩首的第 1 句作「牀前『明』月光」，而非「牀前『看』月光」。

### 四、「舉頭望『明』月」的檢索

再以「舉頭望『明』月」為檢索詞，可得「4 卷，4 個匹配」。明人李攀龍編《古今詩刪》卷二十及《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》卷三，都是署名李白〈靜夜思〉：「牀前『明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『明』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明人高棟編《唐詩品彙》卷三十九則第一句作「牀前『看』月光」。

而《欽定熱河志》卷九十四收錄的「王建曾為侍御史後從軍塞上其十五夜望月之作」，說：「此即太白：『疑是地上霜，舉頭『望』明月』之意。」意即引用李白詩句，解釋王建之詩作而已，並非全詩。

#### 肆、從板本學看文字的變化

傳統書籍的流傳，先由手抄錄開始，雕板印刷出現之後，才藉由書工上板，刊工雕板後刷印來發行，再逐步發展到活字、石印、電腦字等。我們都知道，只要是經由人手的處理，難免會產生一些差異，這就是研究傳統文獻時，必需留意各書內容在不同板本上的微異之處。

#### 一、手抄的「四庫全書」本內容

首先是以由四庫全書館臣分別抄錄的「四庫全書」本內容，分析其文字變化的軌跡。

就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」檢索到的資料，完全符合大家熟知的：「牀前『明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『明』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出現在《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》，康熙帝〈御纂佩文齋詠物詩選序〉末署「康熙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」，亦即館臣在抄錄該書時所根據的板本，最遲在清康熙四十五年。

一字之差的「牀前『明』月光」，最早見於宋人葉庭珪《海錄碎事》卷一「牀前『明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李白詩」。

一字之差的「舉頭望『明』月」，最早見於明人高棟編《唐詩品彙》卷三十九。

然而，若僅經由資料庫的檢索進行歸類，其結論是否正確呢？當然還是需要藉由諸書各種板本，從其內容文字的比對，再參考近人的研究，或可取得其一二。

## 二、參考近人研究分析的成果

大家都認為「做學問必需實事求是，得根據最原始的資料，較為可靠。」<sup>3</sup>亦即最早的板本是最接近作者的原意，也是比較可靠的材料。但李白詩作的流傳久遠，特別像〈靜夜思〉這類的名作，要取得不同板本的文字對照，實屬不易。故而參酌近人的研究成果為先，還可以藉用各類資料庫提供的檢索方式，取得符合所需的訊息，取得文本後即可細讀。

近人對〈靜夜思〉提出疑問的<sup>4</sup>，除了「牀前『看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『山』月，低頭思故鄉」的「看」與「明」，「山」與「明」外，還有不少人對「牀」字產生疑問。如吳明雅〈牀前明月光質疑〉<sup>5</sup>，黃宏明〈《靜夜思》中「床」的釋辨〉<sup>6</sup>，李樹通〈說《靜夜思》中的「床」〉<sup>7</sup>。

毛一波〈李白的〈靜夜思〉〉<sup>8</sup>認為今人習見的板本，「見於《千家詩》，為清代瑯琊王湘(晉昇)選註。莆陽鄭漢(渥之)校梓。」而「牀前『看』月光」，「舉頭望『山』月」文字的，「則為明人李攀龍所選，見於他有名的《古今詩刪》」，而提出「可證明月云云的『明』字，是後來的人代改的」<sup>9</sup>看法。

<sup>3</sup> 陳慶煌〈李白〈靜夜思〉為什麼會有文字上的差異〉引薛順雄教授文章之用詞。

<sup>4</sup> 可參閱如胥洪泉〈李白〈靜夜思〉研究綜述〉，將其所見的近人研究，歸類為：「關於作年、作地」，「關於文本」，「關於作法」，「關於『床』、『疑』的解釋」等四種進行綜述。見《重慶社會科學》2005年第7期(總127期)，2005年7月15日。

<sup>5</sup> 見《自由人》640期，1957年4月20日。

<sup>6</sup> 見《雲南教育》1991年12期，1991年12月27日。

<sup>7</sup> 見《河北教育》1994年5期，1994年5月20日。

<sup>8</sup> 見《中央日報》1957年5月6日第4版。

<sup>9</sup> 毛氏之說，董小偉、張立敏〈《靜夜思》的版本與境界探析〉(《世界文學評論(高教版)》第10期，2017年5月31日)則從從現存日本靜嘉堂文庫的《李太白文集》版本談起，並提出：「日本的這個版本與李白首部詩歌集《草堂集》，宋代刊印的《李太白文集》，元代刊印的《分類補注李太白集》中的〈靜夜思〉版本是完全一致的，可以肯定，日本的流傳的〈靜夜思〉應該是李白的原詩。到了明代，趙宦光、黃習遠等對宋代洪邁的《唐人萬首絕句》進行了整理和刪補，將〈靜夜思〉的第三句『舉頭看山月』改成了『舉頭望明月』，但是第一句仍然保留著『床前看月光的原貌』。直到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)由蘅塘退士所編寫的《唐詩三百首》才最終變成了今天婦孺皆知的〈靜夜思〉通行板本。」認為要從「李白想家的具體情境和詩歌本身去探析」，分別從「床的概念」，「『看月光』或『明月光』」，「『望山月』或『望明月』好」等三點說明。

薛順雄〈談一首訛字最多的李白名詩--〈靜夜思〉〉<sup>10</sup>從板本的角度討論，首先認為：

就李白的詩集而言，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本子，最早的該算是北宋神宗元豐三年(1080)，宋敏求編纂，曾鞏考次，毛漸校正，晏知止鏤板的《李太白文集》。<sup>11</sup>

就宋代編訂的選本中，該詩內容文字的問題，說：

在南宋光宗紹熙元年(1190)，洪邁編訂完成的《萬首唐人絕句》「五言絕句」卷第一，以及郭茂倩編撰的《樂府詩集》卷九十裡，亦選錄有此一詩，文字全同於北宋刊本的《李太白文集》。<sup>12</sup>

一直到明代中葉，在李白的本集之中，如：

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(1543)吳人郭雲鵬校刻的《分類補注李太白詩》(宋楊齊賢注，元蕭士贇補注)卷之六「樂府」裡，所收錄的此詩，文字亦完全同於北宋本的李白集子。

但是，在選集部份，則已起了變化，指出：

明成祖永樂年間學者高棅(1350~1423)所編的《唐詩品匯》一書，李白此詩的第三句，在文字上已起了一點變化，就是被寫成為：『舉頭望明月』了！

<sup>10</sup>原載《台灣日報》副刊，1968年6月19日，後收入周勛初編《李白研究》，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8月。陳慶煌〈李白〈靜夜思〉為什麼會有文字上的差異〉說明該篇的論述是：「就歷來有關《李白詩集》的版本源流及後世各種詩的選本等的比較，而將詩中文字差異的來龍去脈與詩句的原貌真相，做了簡要而明確的解說。」指出薛教授「強調最早、最原始的版本總是比較可靠。」見《國文天地》第10卷12期，1995年5月。

<sup>11</sup>按，胥洪泉〈李白〈靜夜思〉的文本演變〉(《文史知識》2009年第12期，2009年12月1日)亦說：「現存最早的李白集刊本--宋蜀刻本《李太白文集》(此本據蘇本翻刻，蘇本刊行於元豐三年，即1080年)所載〈靜夜思〉才是李白所寫原始文本。」此說一則可補薛教授未講明的板本由來，一則也點出「據蘇本翻刻」，既然是「翻刻」，其文字是否會一字未改的存真下來，有如現代的照相、複印或掃描呢？

<sup>12</sup>但胥洪泉〈李白〈靜夜思〉的文本演變〉(《文史知識》2009年第12期，2009年12月1日)先駁斥「郁賢皓主編《李太白大辭典》(廣西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)的〈作品提要〉說：『各本李集均作'看月光'，王士禎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及沈德潛《唐詩別裁集》均作'明月光'，疑為士禎所臆改。』」認為在宋代即有變化了，又說：「最早把『看月光』改成『明月光』，不是清人王士禎，而是宋人葉廷珪。……他編有類書《海錄碎事》22卷，……在卷一『月門』的『地上霜』錄有『李白詩』兩句：『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』。……葉廷珪沒有注明『明』一作『看』的異文，是不是他看到的版本或者記住的就是『床前明月光』呢？」

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間，李攀龍(1514~1570)編選《古今詩刪》時：

原來第三句的「舉頭望『山月』」，李氏也把它寫成為「舉頭望『明月』」了！把「山月」，訛成了「明月」。<sup>13</sup>

明神宗萬曆年間，曹學佺(1574~1646)纂撰《石倉歷代詩選》時，文字上又有了另一些移動：

原來起句的「床前『看月光』」，被寫成為「床前『明月光』」，這時此詩出現了第二個「訛字」。

根據現存諸家選，指出到了明末時期，以「據今存明末刊梓，題名為陳繼儒(眉公)箋釋的《唐詩選注》」為例，說：

在此書裡，書商乾脆就把曹學佺跟李攀龍兩位名家的選本，《石倉歷代詩選》與《古今詩刪》二書所竄改的訛字合併在一起，以為這樣就是合兩家的優點，因而刻成如此模樣的詩，並以此「訛字」連篇的書通行於世。

對於清人因循明末商賈的「訛字合併」而編選「評注」的諸家選本，例如：

清代刊行的一些較為流通的選本，如雍正十年(1732)王堯衢所編的《古唐詩合解》，乾隆廿八年(1763)孫洙選定的《唐詩三百首》，以及在乾隆三十一年(1766)李鎡選評的《詩法易簡錄》，跟嘉慶三年(1798)姚鼎編撰的《今體詩鈔》等書，對於此詩，可說是全依頗有訛字的俗本《唐詩選》中，所載的〈靜夜思〉詩句來作評注。<sup>14</sup>

薛教授於 50 年前辛勤蒐集諸書比對的成果<sup>15</sup>，讓我們得以明白大眾都承

<sup>13</sup>按，胥洪泉〈李白〈靜夜思〉的文本演變〉(《文史知識》2009年第12期，2009年12月1日)指出：「李攀龍所編《唐詩選》，因係從《唐詩品匯》中選錄，故所錄〈靜夜思〉文本也是如此。」

<sup>14</sup>按，胥洪泉〈李白〈靜夜思〉的文本演變〉(《文史知識》2009年第12期，2009年12月1日)認為：「既把『看月光』改成『明月光』，又把『望山月』改成『望明月』，是康熙四十五年(1706)編選的《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》。該書所選〈靜夜思〉的第一句為『床前明月光』，大約是依據了《海錄碎事》。因為該書所選雖然為詠物詩，但也是分類編排，……而且卷1至卷6的門類，完全與《海錄碎事》『天部上』的門類相同。……其編選者應該是參考了《海錄碎事》的。至於《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》所選的〈靜夜思〉第三句為『舉頭望明月』，應該與高棅的《唐詩品匯》和李攀龍的《唐詩選》在明、清兩朝的廣為流行有關。特明是《唐詩選》，不但胡震亨的《唐音癸籤》謂謂『學者尤宗之』，而且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還謂『至今盛鄉塾間』。」

<sup>15</sup>按，薛天緯〈〈靜夜思〉的討論該劃句號了〉(《文史知識》2011年第12期，2011年12月1日)認為：「最早從版本學角度考察〈靜夜思〉文字演變情況的，是台灣學者薛順雄。他在1980年6月19日的《台灣日報》副刊發表了〈談一首訛字最多的李

襲沿用，習以為常，而未能完全瞭解文字的差異的詩歌，其發展變化過程是如此。現今，在資料庫的全文檢索功能幫助之下，我們得以不必如前人逐一翻檢各書，才能比對出彼此間的差異性。

經由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」檢索出來的結果，發現〈靜夜思〉第一句出現「床前『明』月光」的，是宋人葉廷珪《海錄碎事》；第三句出現「舉頭看『明』月」的，是明人高棅《唐詩品匯》。但這只是清朝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在抄錄時留下來的文字，欲得其實情，仍需進一步檢驗四庫館臣所據以抄錄的諸書不同板本。吳瓊〈李白〈靜夜思〉文本演變再析〉<sup>16</sup>即說：

以筆者目前所見的三個明本《海錄碎事》來看看，該書並未改動「看月光」一句。現所見最早的《海錄碎事》刊本，是明萬曆戊戌年(1598)的刻本，該書卷一「天部上·月門」所引〈靜夜思〉，即作「床前看月光」(台灣新興書局影印本，1969年，11頁)。同樣，明代萬曆年間的卓顯卿刻本《海錄碎事》(上海辭書出版社影印本，1989年，5頁)、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的一個明抄本《海錄碎事》，也都作「看月光」，而非「明月光」。

同樣的，對於明人高棅《唐詩品匯》的「舉頭望明月」的文字，也說：

明人高棅《唐詩品匯》的清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〈靜夜思〉同樣是通行的「舉頭望明月」。但該書的更早版本：今存《唐詩品匯》明嘉靖十六年序刻本與明代汪宗尼刻本所引的〈靜夜思〉(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，1982年，396頁)，均為「甲種」文本<sup>17</sup>。更有證據表明，高棅更熟悉〈靜夜思〉的「甲種」文字，而非其他版本。

因而認為「這些較早的刻本與四庫本相比，顯然更為可信。」至於四庫本的曹學佺《石倉歷代詩選》的「牀前『明』月光」問題，又說：

若從版本角度細究，亦無可靠證據說明曹學佺改動過〈靜夜思〉。

《石倉歷代詩選》今有崇禎年門刻本和四庫全書本傳世。《四庫全

---

白名詩--〈靜夜思〉)。」

<sup>16</sup>見《文史知識》2010年12期，2010年12月1日。

<sup>17</sup>按，吳氏引日本學者森瀨壽三的分為四大類中的甲種：床前『看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『山』月，低頭思故鄉。

書》本中〈靜夜思〉的確已是「丁種」文本<sup>18</sup>，但筆者所見崇禎刻本却是「甲種」文本。因此認為曹學佺改動了〈靜夜思〉，也當是據誤本而產生的。

文章中最後指出：「李攀龍《古今詩刪》，森瀨壽三列有兩個不同版本：明刊朱墨套印本(日本尊經閣文庫藏)，只改動『山』字一處，為『乙種』文本；靜嘉堂文庫藏明刊本則改動了兩處，為『甲種』文本。」

經由近人研究的成果中，我們可以瞭解，對於傳統文獻中的文字記載，不能逕以某一資料庫的記載而據以為是地進行解說、研究，甚至是直接複製使用。文本的研究還是需藉重該書不同的板本比對，才取得更精確與最接近作者原意。

### 伍、小結

我們將李白〈靜夜思〉的篇名及內文的「床前『看』月光」、「床前『明』月光」、「舉頭望『山』月」、「舉頭望『明』月」等，利用資料庫的檢索，取得了「82 卷 89 匹配」(不剔除重複)，不可謂不夥。經由資料內容的分析、歸納，可以得到四種類型：一、檢索詞在斷句上的誤判，共 11 條；二、只錄篇名者，共 4 條；三、篇名相同，內容不同，共 12 條；四、篇名相同，內容文字略異，共 15 條。其中的第四類，根據內容的異同，又可劃分為：(一)與大眾熟悉的相同者；(二)文字略見差異的，則有：1.兩句皆見差異；2.一字之差的。可以看出同一篇詩歌及其內容，在不同的傳本或選本之中，在遞傳的過程裡，難免會產生文字的差異。就文獻整理者的觀點，這類的差異就需從板本學的立場，尋找不同時期刊行的板本進行比對，才可能找出最接近作者的原意，以及變化改動的時間點。

因此我們參考近代學者對於〈靜夜思〉的研究成果，瞭解世人對該詩文字差異的探討；雖然也試圖尋找李白〈靜夜思〉在李白詩文集，各家總集，各種選本的內容，以見其差異。誠如薛天緯〈〈靜夜思〉的討論該劃句號了〉第一節「關於『明月』」所說：

這原本是一個版本學、校勘學的問題。唐人編集的李白集，即魏顥編《李翰林集》、李陽冰編《草堂集》及范傳正編二十卷文集，都

<sup>18</sup>按，吳氏引日本學者森瀨壽三的分為四大類中的丁種：床前『明』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『山』月，低頭思故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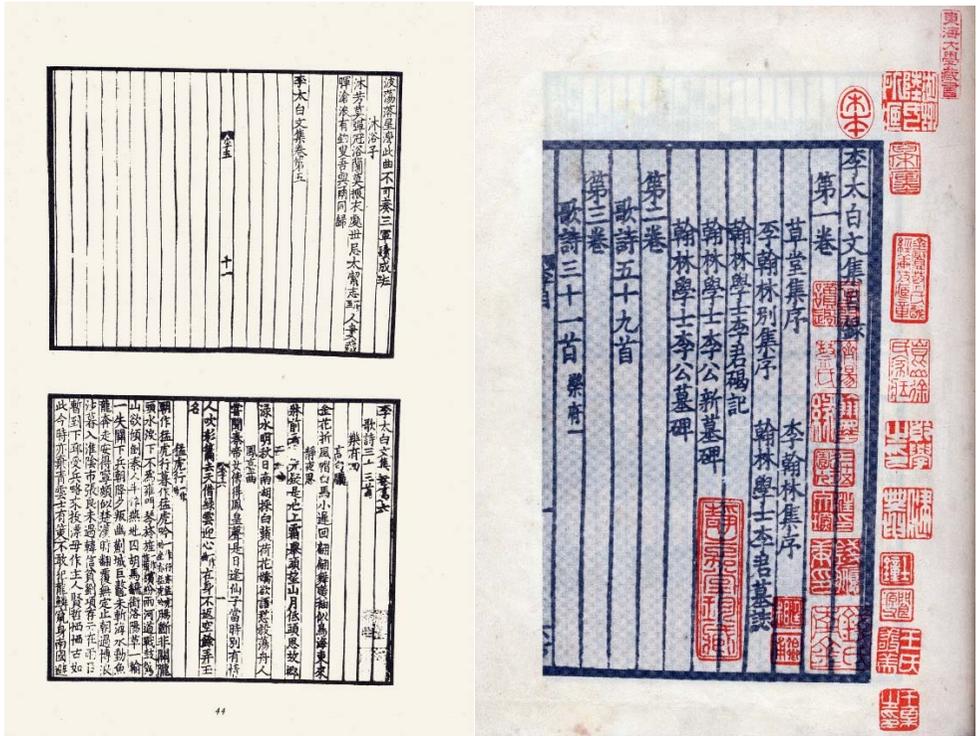
沒有流傳下來。傳世的李白集，僅存兩種宋本：一種是宋蜀刻本《李太白文集》，今有巴蜀書社 1986 年據陸心源藏本（今存日本靜嘉堂）出版的影印本；另一種是咸淳本（即當塗本）《李翰林集》，今有黃山書社 2004 年出版的「景明仿宋咸淳本」影印本。

就唐人詩歌而言，當代人所彙編的作品集既然已經失傳，只能藉助於其後的宋代傳抄或刊刻的書籍了。世人大都認為宋代距離唐朝最近，其流傳下來的內容也將最接近原書，故而也最能接受「宋刊本」的文字記載。但是有一個問題，那就是「宋蜀刻本」的文字，是否即是李白原詩內容；至於「景明仿宋咸淳本」，所指的即是「景刻」明人仿「宋咸淳本」刊刻的，不論是「景刻」、「覆刻」、「仿刻」等，都難免因經由人手的逐錄，可能會產生「失真」的現象。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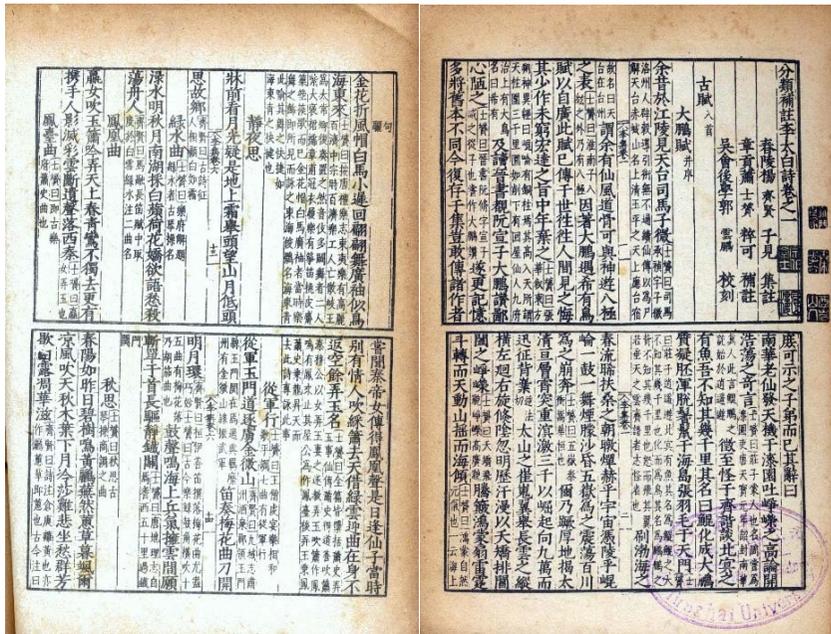
本文以時下年輕人喜用三 C 產品的習性，經常透過網路取得各項訊息而進行利用，似乎不太習慣利用各項資料庫所提供的資料，或許也不甚想再進一步的分析資料的類型，作為自己研究之用。我們藉著現有的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」，以大眾耳熟能詳的李白〈靜夜思〉為例，「以文字探勘分析」這批檢索的結果。目的有二：

一是想要讓年輕人知道網路與資料庫使用上的區別：網路經常可能出現「假新聞」，而發生以訛傳訛的後果；資料庫，尤其是將傳統古典文獻內容鍵入的資料庫，所取得的訊息都是「有本」的，足以用為研究的依據。

二是想從「文獻的活化」著手。許多管理者可能會有一種迷思，那就是傳統文獻既然數位化了，大眾可以經由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進行檢索，紙本的文獻，都應摒入罕用書庫去冷凍，釋出原有的空間以做他用。同時，對於資料庫的使用，究竟有無採取相對「教育」的實行呢？吾人通常僅注意到「教」，也就是「教導」別人如何進行，如何學習。而忽略了「育」的功能，「育」，是「孕育」，是讓初學者從內心「孕育」出對該事情物體的興趣，產生想要進一步去瞭解或使用的心，可以從人性中的「自利」引發他的動機，有了動機當然就可能會有所行動，那麼「活化」的可能性就會出現。資料庫的基本元素在於文獻，「資料庫的活化」可以帶動「文獻的活化」，兩者是相輔相成的。



(取自日本平岡武夫編《李白的作品》，靜嘉堂文庫藏本，京都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索引編集委員會，昭和 33 年 10 月 30 日)



(取自元·楊齊賢集註，元·蕭士斌補註，明郭雲鵬校刻《李太白詩文集》，國學基本叢書，台北：新興書局民國 45 年 4 月)